

李同森

個人簡介

1928 年生於廣東南海西樵。少時在家鄉念私塾，1940 年隨搶救隊到韶關，入讀廣東兒童教養院，為第四院首批學生。1944 年，轉讀第七院。日軍來襲，隨學校撤至彭寨。和平後，返回家鄉。1946 年，赴港投靠親戚，後定居香港。

搶救隊

1928 年，我在廣東南海西樵出生。入兒教院前，我在祠堂讀過一、兩年卜卜齋。¹ 日本人打來時，大家沒有飯吃，父母不想我餓死，就讓我們跟著搶救隊走。當時搶救隊在鄉公所招收兒童去兒教院讀書，我便去報名。雖然是家中獨子，但母親認為我離開總比餓死或炸死好。1940 年，我大約十一、二歲，便去了兒教院。

翌日，我們便從南海西樵出發，走路去曲江。首先我們到西樵鄉公所報到，在那裡吃一頓飯，中午十二時左右啟程，全程走山路和小路。我們一路走到江頭，找些船家佬撐船，載我們一隊約四、五十人過西海。過海後，我們走夜路。那時南海政府辦公室已遷到高明，我們就去高明找南海政府人員。途經大塘，在那裡住了一個多星期，然後從大塘走路去高明城，在那裡又住了一日。路經白土墟時，剛好有人在合作飯店工作，他就請我們這班難童吃飯，讓我們吃飽才上路。

第二天，我們走路到水口，在那裡坐船去肇慶。在肇慶碼頭上岸後，便去方便醫院，在那裡住了一個多星期。那時我們還去了公園避飛機，因為害怕被日本仔轟炸。後來我們走路到廣寧縣後力，在那裡過一晚，再走路到蓮塘過夜。當時蓮塘歸三水管，我們從蓮塘走路到蘆苞，途中留在長岸等消息，住了近一、兩星期。後來等不到消息，惟有起

¹ 卜卜齋為廣東俗語，指傳統私塾。

程，在長岸坐船去蘆苞。當時對面便是西江河。我們坐船到蘆苞後，就走路去清遠、石角，到石角後，又坐大一點的木船去韶關。當時的船是要人拉的，我們坐了十多天船，才到韶關。

第四院

到韶關後，沒有人來接收我們，我們便留在救濟隊。那時韶關市風度路那些祠堂沒有人住，我們就在那裡住了十多天，等人來接收。後來我們又去了韶關東河壩那邊的幹部訓練班宿舍，住了一個多星期。最後，接收的人終於來了。

我們是四院第一批學生，那時候四院還沒有成立，院主任黎英接收我們後，就帶我們從韶關走路去轉水，即婦女生產工作團的所在地。我們在那裡住了幾個月，又坐船去南雄修仁，在那裡又住了幾個月。那時因為幹部訓練班還沒畢業，未能騰出地方來給我們。在南雄修仁住了幾個月，我們也沒有辦法待下去，只好離開。於是，我們又坐船回到韶關，再搭火車去坪石，在坪石住一、兩晚後，便走路去湖南。第一站是宜章的六元寶，中山大學農學院就在那裡，院長吳菊芳也在那裡讀書。第二站是紅廟，我們在那裡住了一晚便起行，經黃沙堡，再回廣東，在連縣大路旁睡了一晚。接著從連縣走到星子，再從星子前往保安，就這樣，四院終於在保安墟安頓下來。

我們在保安墟，住在祠堂裡面，不用上課。三個月後，福山古寺裝修完畢，我們便住進去，並在那裡進行編班考試，那時我們才有書讀。考試後，我們分級，分成一、二、三、四年級，四年級為最高年級。我被編入二年級，一直讀到四年級。1944年，我調到七院。

四院的環境相當好，分前、後座，後座是福山古寺，前座是靜福翰林。上面兩座是

學生宿舍，面積很大，下面是辦公廳和老師宿舍，還有一個操場。我們睡的是碌架床，²四個人一張床。當時每院規定要收一千名學生，但四院是否有一千人，我不太清楚。同學有男有女，女生較多。四院實行編隊機制，同學初到時要分隊，後來又分區，均按班分配。但我記不清楚自己屬第幾隊了。梁一岳主任在四院時，還把四院分為忠、孝、仁、愛四區。

在四院上課，我們每人都有一本教材，二年級的內容是「我國現在與前瞻」，三年級是「我國民族的過去」，四年級是「我國與世界」。我沒有讀過一年級，所以不清楚一年級的內容。四院有幾位老師，第一位是個軍校生，叫江永丹；第二位叫陳韻紅，是女老師；第三位叫周滔泉，周老師教的時候我被調去七院，那時我成績一般，最怕數學。

四院的校服是童軍制服，天冷時穿長袖衫和長褲。天熱時，則穿短袖衫和短褲。我們還戴藍領巾和童軍帽。學校會教我們唱歌，如《新生兒童大合唱》，由黃友棣作曲、何巴栖作詞。我們也唱過《廣東兒童教養院歌》、《我們少年兵》、《媽媽在家的時候》等歌曲，但最重要的是院歌。我們最初進去時，學會了唱院歌，是一位音樂家教我們唱的。記得所有學生均由她教唱院歌。四院的課外活動很少，但有合唱團，我也曾參加。

當時每院均有「生產隊」，負責勞動工作，如種菜、種瓜等。我們獲分配了一個區域，在那裡種地。我種過菜，還會打草鞋，但主要勞動還是種菜。那時有不少同學因吃不飽和缺乏醫藥，出現營養不良情況，有些甚至病死或餓死。我們吃飯的時候，六人一桌。每天吃的是一碗糙米飯，還有一些菜。當時由隊長分飯，每人一碗，但不夠吃，而食物也不夠營養。後來我和同學患上了「發雞盲」，在晚上集合時，什麼也看不見。後來有個善心的隊長，買了些豬肝回來，蒸給我們吃，我們吃了才痊癒。有些同學患上了其他疾病，例如瘧疾。戰時醫藥缺乏，我們也無計可施，患病時我曾在醫療所住了一個

² 碌架床為廣東俗語，指雙層床。

星期，其間也只是飲鹽水，沒有甚麼藥物吃。

在四院時，我見過吳菊芳。她來各院參觀視察，李漢魂也曾前來視察，並對同學講話。我還記得李漢魂對我們說：「你們不要貪圖做大官，最重要是做大事。」

第七院

1944年，四院院主任換成梁一岳。他把年紀大一些的同學調去七院，共有四、五十人。那時有位老師帶我們從四院遷到七院，我被編入七院四年班。初到七院時，區導師是盧少玲。四院和七院的生活和教學差不多，但七院要求更嚴格。星期一有紀念週活動，我們先會升旗，再聽老師講話。星期六晚上，我們在操場上開晚會，學唱歌，其間還有同學表演唱歌。

我在七院念四年級，卻升不上中學，因為日本人打來了。那時我們忙於撤退，七院的老師帶著我們走。我們從沙園經始興、南雄，再經江西撤到和平和河源。七院院主任徐蕙儀是河源人，她父親是河源縣縣長，有些地位，所以她帶我們去河源。

後來日本人打到河源，我們又要離開，逃到靠近福建的彭寨去。當時六院、七院都在撤退，一、二、三院在連縣，則不用走。日本仔來了又走，沒多久就和平了，我們也復員回廣州，繼續讀書。因為我掛念母親，所以就離開了兒教院。

和平後，我決定回鄉。回家後，我沒有事情做。幾個月後，由於堂大哥在香港，1946年我便來到香港，在他店子工作。以後的五十多年，我留在香港工作和生活，直至退休。



李同森 (2014)